

人 面 之 家

人 兽 之 间

顾静安 肖 明

人 兽 之 间

顾静芸 肖 明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字数 125,000

1991 年 2 月第 1 版 199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5428-0476-6

G·477

定价: 1.55 元

目 录

• 争 斗 篇 •

夜战母狮.....	1
奋战狼群.....	3
智胜蝥蛇.....	6
人蚁大战.....	9
人鲸激战.....	13
人鸟之战.....	16
人鼠之战.....	19
虎口脱险.....	22
鲨口逃生.....	26
鳄口余生.....	30
熊口还生.....	34
与鹈鹕较量.....	38
章鱼腕下九死一生.....	39

• 探 险 篇 •

虎国奇遇.....	44
绑架犀牛.....	48
鲨窟探秘.....	53
孤身闯狼窟.....	56
追踪活恐龙.....	-

与巨蜥交往·····	62
黑犀国险象丛生·····	64
制伏杀人大象·····	67
让野猪俯首贴耳·····	71

· 友 谊 篇 ·

动物保姆·····	75
琴鸟吉姆·····	78
多情的黑猩猩·····	80
义犬复仇·····	81
海豚都丽·····	83
灵猫季马·····	86
企鹅格雷戈里·····	87
仙鹤克沙·····	91
大猩猩陶陶·····	92
爱搭火车的神犬·····	95
会说话的海豹·····	99
鹈鹕彼得·····	101
大狼鲁尔夫·····	104
金龟探亲·····	106
小水獭纳亚·····	108
知更鸟德威迪·····	111

· 应 用 篇 ·

熊猫明星·····	115
海豹音乐家·····	117
黑猩猩乐团·····	120

马戏场上的小演员·····	123
惊心动魄的驯鳄表演·····	125
超级动物影星·····	127
聪明的蠢猪·····	130
机灵的大象·····	132
鱼儿杂技团·····	134
金丝雀合唱队·····	137
来自大洋的表演家·····	139
棕熊摔跤家·····	141
动物球星·····	143
大象助战·····	146
火牛阵与出鸡制胜·····	148
动物立战功·····	151
动物兵团·····	154
动物警卫员·····	157
鸽子间谍与苍蝇间谍·····	159
称职的饲养员·····	161
动物“务农”·····	163
奇特的服务员·····	165
黑猩猩驾驶员·····	168
动物信使·····	170

· 争 斗 篇 ·

夜 战 母 狮

爱尔法思·姆邦格与他年轻的妻子维娜，在南非克鲁格尔国家公园附近照管一个狩猎营地。他的工作是侦察、追捕野兽。他喜欢这个地方，也热爱自己的工作。

1980年3月21日，薄暮时分，维娜在外面跪着生火，爱尔法思走进了茅屋，黄昏的凉爽微风吹拂着爱尔法思，他感到舒服极了！

爱尔法思万万没有想到，此时，在10余米外的浓密的荆棘丛中，正蜷伏着一头母狮，它那闪光的黄眼睛盯着弯腰烧柴火的维娜。母狮双耳下垂，腹部擦地，在草丛中匍匐潜行。突然，它猛地一跳，将它那160千克的躯体扑向毫无准备的维娜。

母狮挟着维娜旋风似地滚到了地上，它那锋利似的利爪在这女子的背部和两肋处乱抓，巨牙疯狂地向她的脖子咬去。维娜吓得眼珠突出，举起双手拚命抵挡，尖声狂喊着。

爱尔法思飞快地冲出茅屋，随手抓起一根长扫帚柄，大喝一声，向狮子冲去。他挥起扫帚柄对准母狮的脑袋砸去，母狮急忙一闪，扫帚柄打在它的肩上，“喀嚓”一声，折成两段。狮子吃了一惊，不知所措，放下维娜怒吼着跑开了。

爱尔法思由于用力过猛，失去平衡，也摔倒在地。维娜拖

着皮开肉绽的身子，向比较安全的茅屋爬去。母狮绕了一圈，又折了回来。爱尔法思突然跃起，用断柄再次向狮子打去，又击中它的肩部，猛兽转身窜进了草丛。

爱尔法思趁机向茅屋跑去，母狮见了岂肯罢休，再度从草丛中冲了出来。机灵的爱尔法思抓起墙边的一张小木凳，扔了过去，正好打在母狮的脸上，它再一次退下阵来。

爱尔法思马上冲进茅屋，把小小的芦苇门关上，插好门闩。他想寻找一件武器，可是环顾四周，只看见一件厚大衣，一个泡沫垫子，一只睡袋，一条毯子和几件衣服。蓦地，地上一根1米长的铁管映入了他的眼帘。“天助我也！”爱尔法思不由得欣喜若狂。他抓起铁管，回头一看，只见母狮的半个身子已进了茅屋，它那庞大的躯体正在使劲地从门上面的一个小窗洞往里挤。

人和狮子互相对视着，似乎都在思考如何制服对方。狂怒的狮子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爱尔法思决定“先发制人”，他抡起铁管，母狮见势不妙，往后缩了回去。结果，铁管打在门上，把木门框打裂了。

爱尔法思从一个半米见方的窗口望出去，狮子在来回走动，并不时嗅着沾在爪子上的血味。四周是一片寂静，茅屋里已很暗了。爱尔法思摸索着点亮了煤油灯，为妻子洗净了伤口。

不能让狮子闯进来。爱尔法思急忙用厚大衣遮住一个窗口，又把床垫撕开，堵上其余两个窗口。面对遮住了光线的墙壁，野兽可能认不出哪儿是窗口。

过了一会儿，周围没有一点声息，也许狮子已经走了，爱尔法思向黑夜高喊一声，没有任何动静。他推开大衣朝外窥视，母狮赫然蹒伏在窗外。爱尔法思本能地向后一退，母狮正

好窜上来——离他的脸只有几厘米。爱尔法思忍不住大声咒骂，抓起一根燃烧着的木柴，向狮子的头部砸去。火星四溅，狮子痛得大吼，掠走大衣跑开了。

过了许久，没有一点动静，母狮是睡着了，还是蹒伏在外面等待着？爱尔法思把毛毯、衣服和睡袋等易燃物都收集起来，把它们撕成碎条，在煤油里浸一下，点着火向窗外扔去。不一会儿，橙红色的小火把茅屋围成了一圈。这时他发现，饥肠辘辘的母狮正悄悄地踱来踱去，等待进攻的时机。

爱尔法思在垫子下面找到了一把沉重的非洲砍刀，用它在土墙上凿了几个踏脚，然后爬上去将茅屋顶砍了一个洞。他帮助维娜钻出屋顶，接着自己也爬了上去。

在黎明的曙光中，爱尔法思看到，母狮就在离茅屋6米多远的地方，注视着茅屋的门和窗。不一会儿它消失了，可是一段时候以后，它又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爱尔法思拿起一根棍子，向它掷去，击中它头上的一根树枝。受惊的狮子抬头望望屋顶，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它走进浓密的丛林，再也没有回来。爱尔法思赶紧把身受重伤的维娜，送进了医院。

几个星期以后，人们发现了这头母狮的尸体。它的胃里残留着枕头、旧大衣和一些豪猪刺，这表明它很可能是饿死的。人们将一只狮爪安放在银质底座上，上面铭刻着：“赠给爱尔法思，纪念他的勇敢事迹。”

奋 战 狼 群

1968年10月的一天，我国黑龙江省驻军部队的庞金生和另外两名战士全副武装，带着军犬到小兴安岭去执行任务。他们骑着战马在树林中搜索前进。突然，军犬像发现了

什么，飞快地向前跑去。战士们紧跟着翻过了一道小岗，顿时，两只恶狼张牙舞爪的情景映入了他们的眼帘。3只军犬已勇敢地冲了上去，与两只凶狠的狼撕杀起来。这两只恶狼凶相毕露，估计3只军犬也难以取胜，于是战士们召回军犬，向狼开了枪。一只狼应声倒下，另一只受了轻伤的狼低着头，翘起尾巴，用一种怪声调嚎叫起来。庞金生还没来得及思索，便一枪把它送上了西天。

战士们继续策马前进。忽然前面窜出8只狼，紧接着又窜出10只狼，不一会儿战士们面前竟出现了40多只狼。至此，庞金生方明白过来，那只受轻伤的狼是在用嚎叫召唤同伴前来助战。

狼群以半圆弧形向战士们包围过来。3个战士一起开火，一下子打倒了10多只狼。然而，枪声并没有把其余的狼吓退，反而使四周的狼越来越多，增加到100多只。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狼群。

怎么对付这个庞大的狼群？战士们苦苦思索起来：如果继续开枪，不但不能赶走它们，反而可能会引来更多的狼；要想溜之大吉，那为时已晚，驮着人的战马是跑不过狼的，到头来，很可能人、马、犬全军覆没，全都葬身狼腹。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叫军犬立即回营房报信。因为战马留在这里很危险，他们又准备让战马一起回去。军犬和战马都是受过训练的，听到战士们的命令，便马上朝营房方向跑去。10多只狼立刻追了上去，战士开枪打倒了前面的几只，其余的狼返了回来，军犬和战马脱险了。

人站在地上非常危险，战士们便轮流掩护往树上爬。庞金生最后一个上树，当他爬到两米多高时，狼群已逼到树下。它们在树下团团围住，用凶狠的目光和大声嚎叫威胁人们。但

是有了大树的保护，狼群已无能为力，战士们倒可以安全地坐等援兵了。这时，一只只狼都成了他们的“枪下囚”。他们发现，狼群中有两只狼威风凛凛，神气十足。“擒贼先擒王”，打死狼王，也许狼群会散去。“叭、叭”两声，这两只狼应声倒地，但狼群依然如故，一点儿也没有撤退的迹象。

夜幕渐渐降临，森林里已变得漆黑一片。地面上的狼已看不清了，只有一双双闪着蓝光的狼眼在移动。寒风刺骨，松涛声夹着狼嚎声，使人感到毛骨悚然。为了防止从树上掉下去被狼吃掉，战士们既不能睡觉，又不能打盹，又冷又困地在树上熬过了一夜。

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庞金生借着曙光数了一下，树下的狼竟有200多只，比昨天翻了一番。看来凶多吉少，如果不尽快来人解救，他们肯定会被狼困死。然而这里离营房100多公里，军犬带人赶来最少要一天多时间，因而他们至少还得再耐心等待一个白天。

战士们好不容易等到傍晚，天快黑了，也没见到援兵的踪影。莫非军犬在路上出了事，没有将信送到？他们不由得焦急起来。突然，从远处隐约传来马蹄声，营房派人来了！庞金生等人立即朝天鸣枪，向来人报告自己的方位。

马蹄声越来越近，当援兵出现在狼群面前时，狼群骚动起来，许多狼向他们扑了过去。这时，早已准备好的火焰喷射器向狼群喷出了长长的火舌。气焰嚣张的狼遇到火就毫无办法了，一只只被烧得嗷嗷直叫，四处逃窜。用不了几分钟，它们都跑得无影无踪了。

庞金生等人从树上下来，就同战友们一起投入了灭火的战斗。那是火焰喷射器喷出的火引起的。灭火以后，他们数了一下地上的死狼，竟有30多只。

智胜蝰蛇

1957年8月的一天，已是早晨7点钟，哥伦比亚热带丛林苏醒过来了。负责大地测量工作的美国工程师道格拉斯感到怒火中烧，因为派给他当助手的印第安人曼纽尔这时竟然还没起身。道格拉斯憋着一肚子火，爬进曼纽尔的帐篷，他果然躺在睡袋里，两只眼睛还睁着，分明是故意拖拉着不肯起来。道格拉斯正想发作，却发现曼纽尔的双眼死死地盯着自己，尔后又低垂下去，如此反覆了好几次，似乎想使自己明白点什么。

突然，道格拉斯感到毛骨悚然，头发唰地一下都竖了起来：天哪，在曼纽尔的睡袋里，在他的上腹部，有一个很大的环形鼓包在蠕动着，这很可能是一条剧毒的蝰蛇！这条蛇大约是昨夜钻到帐篷底下，爬进睡袋去取暖的，此时它可能正盘曲成一团，缩在曼纽尔的肚子上睡觉呢。

现在，曼纽尔的一只胳膊裸露在外面，手贴在地上，另一只胳膊在睡袋里面。道格拉斯非常清楚，曼纽尔既不能动弹，也不能开口说话，因为只要腹部稍一收缩，就有把蛇惊动的危险。如果睡袋里确实是那种一米来长的蝰蛇，那么，人被它咬上一口，不消两分钟，就会命归西天。道格拉斯的脑海中闪现出一幅可怕的图景：他亲眼见过蝰蛇咬住一只老鼠，老鼠被抛向天空，还未跌落在地就一命呜呼了。

道格拉斯从恐惧中猛醒过来，他意识到自己必须设法让这条该死的蛇离开睡袋，但是既不能动它，又不能发出一点声响，该怎么办呢？道格拉斯轻手轻脚地从帐篷外取来了猎枪，开始仔细地观察睡袋里的隆起物。但是，曼纽尔却用眼睛坚

决地制止了他。是的，他看不清蛇头在哪里，如果一枪打不中蛇头，而打在其他部位上，顷刻间曼纽尔就会被咬伤。即使知道了蛇头的位置，能否瞄得很准呢？一颗霰弹可能会把曼纽尔也一起报销了。想到这里，道格拉斯退出帐篷，放下了猎枪。

几分钟后，从帐篷外传来了霍霍磨刀声。顿时，曼纽尔感到自己的心被揪紧了：难道他不知道任何声响都会使蛇发怒吗？曼纽尔知道此时该怎么办，但是他不敢说话，也不敢用裸露在睡袋外面的手作手势。因为任何部位的肌肉运动，哪怕再微弱，也会牵动腹部的肌肉，惊动蝰蛇，使自己遭殃。

道格拉斯返回帐篷后，用手势告诉曼纽尔自己打算做什么。曼纽尔用眼神阻止他的这一举动，然而道格拉斯还是固执己见，小心翼翼地实施着自己的计划。他先察看睡袋的折痕，然后生了一堆火，用锋利的刀尖割开了睡袋的一只角，拚命往里面吹烟，试图用烟把蛇熏出来。可是，灌进去的烟实在少得可怜，道格拉斯的努力失败了。

曼纽尔对蛇的习性了如指掌，他的心里很明白，对付这种毒蛇只有一种办法是切实可行的，可惜道格拉斯对此一无所知。不一会儿，道格拉斯突然发现睡袋动了起来，便匆忙抓起猎枪等候着。20分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蛇仍在睡袋里。烟一消散，它又不动了。曼纽尔目不转睛地盯着道格拉斯，绝望地向他示意着什么。

忽然，曼纽尔有了一个主意。他扬起眉毛，然后低下眼睛，这样反覆了好几次。这是示意道格拉斯注意他那只露在睡袋外面的手。道格拉斯对曼纽尔的手势感到迷惑不解。他发现，为了避免发出响声，曼纽尔的手指并没有触及铺在地上的胶垫，他仿佛在画一张图，或者在写一个字母，可他画的到

底是什么呢？

现在，道格拉斯有办法了，他用手示意曼纽尔等一会儿，接着便退出帐篷。他回到帐篷里的时候，曼纽尔完全失望了：道格拉斯带回来的只是一盒咖啡粉。然而，道格拉斯把咖啡粉轻轻地、均匀地撒在曼纽尔的手的周围时，曼纽尔这才恍然大悟。于是，他在咖啡粉上缓缓地、笨拙地画了个圆圈，在圆圈的周围又画了几条较短的射线。此时，缓缓蠕动的蛇头已爬到曼纽尔的腋下了。

道格拉斯出神地看着曼纽尔画的图。终于，他看出了眉目。他从小衣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和铅笔，写上“太阳”这个词，然后拿给曼纽尔看。曼纽尔的眼皮连续下垂了几次，意思是说：对，没错！

太阳，道格拉斯茅塞顿开。他不由得怨恨起自己来。他本该记得蛇是冷血动物，它的体温与人不一样，不是恒温的，而是随着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蛇不能长时间地在阳光下曝晒，否则它的身体就会像曝晒在阳光下的铁棍一样发烫，因而，直射在睡袋上的灼热阳光必然会使它爬出来！这正是曼纽尔一开始就想让他明白的。

道格拉斯开始小心地拆帐篷。他知道，要是帐篷布掉下来，或者一根小桩碰撞发出了声响，那一切就完了。经过漫长的半个小时，帐篷被搬走了。

如今曼纽尔躺在睡袋里，整个儿暴露在太阳下。太阳已经十分烤人了，睡袋又明显蠕动起来。道格拉斯拿起装上霰弹的猎枪，准备给蝥蛇以迎头痛击。蝥蛇那颗丑陋不堪的脑袋，贴着曼纽尔的面颊慢慢地从睡袋里探伸出来。接着，那浅褐色有鳞片的身子也从曼纽尔的下巴下慢慢地爬了出来，而被鸭舌帽遮住眼睛的曼纽尔则纹丝不动，活像一具僵尸。

这正是致人死命的蝰蛇。道格拉斯跪在15米外的地方，举枪瞄准。蝰蛇爬到较远处，枪响了。枪响声处，只见那蛇绽裂成3段，死去了。曼纽尔得救了，他保持一动不动的姿势已足足12个小时。

人 蚁 大 战

通常，人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蚂蚁置于死地，可是生物世界中大名鼎鼎的劫蚁（又有“游行蚁”或“食肉游蚁”之称），却是热带森林里所向无敌的“霸王”。德国著名旅行家爱华斯博士，就曾经领教过劫蚁的厉害。

有一次，爱华斯到墨西哥旅行，住在一家乡间旅店里。晚餐以后，他正想写点什么，从门缝里爬出许许多多劫蚁，黑压压的宛如一条活动地毯。博士马上跳到椅子上，可是劫蚁沿着椅脚爬了上来。他赶紧转移到桌上，然而劫蚁又沿着桌脚上来了。显然，爱华斯已成了它们的攻击目标。

爱华斯节节败退：从桌上转移到洗脸台，又从洗脸台退到了铁皮水罐，但他的阵地一个又一个地被劫蚁所占领。此时，蚁群已遍及全室，地上劫蚁竟有半寸厚。蚁群发出烂肉般的臭气，几乎使他昏厥过去。万一爱华斯支持不住，倒在地上，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站在铁皮水罐上终非长久之计，爱华斯必须寻找新的避难场所。他突然发现一米外的床上，竟是唯一的无蚁世界。原来，床的四只脚都放在盛满火油的盆子里。爱华斯奋力跃到床上，用床单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次日清晨，爱华斯的房里已见不到劫蚁的踪影，它们全都撤退了。爱华斯逃过了这一劫难，可是旅馆里的老鼠、跳蚤、虱子、蟑螂和蜈蚣等却已被一扫而光，成了劫蚁的美餐。

与爱华斯的遭遇相比，100多年前发生在亚马孙河畔的一场人蚁之战，就更加惊心动魄了。

事情发生在亚马孙河畔的拉脱维娜农场。那里有300多个农业工人，他们辛勤地栽种着咖啡、甘蔗和玉米。一个夏日的早晨，场长西蒙接到警察局的通知：有一个长约10公里、宽约5公里的褐色蚁群，正在向拉脱维娜开过来，最迟3天即可到达；蚁群所到之处，都成了一片死亡的世界；为此，必须马上组织大家疏散到河那边去！

西蒙立即把各耕作队的队长召来，要他们迅速组织工人家属撤离；并让每个工人作好随时撤离的准备。然而，工人们不愿离开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他们坚决要求留下来和蚂蚁大战一场。西蒙被工人们的战斗激情所感染，决心消灭蚁群、保卫家园。

西蒙和耕作队的队长们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首先，妇女和儿童必须在当天撤到河那边去，牲畜也得立即撤走；其次，立即加深加宽环绕居住区并和亚马孙河相通的各排灌沟，检查所有的抽水机和各控制闸，保证随时投入使用，并在泵房和控制闸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最后，为了防备万一，又以办公室为中心，建立一条和储油库相连通的，周长400米、深1米、宽2米的耐火材料沟，准备在必要时发动火攻，把蚂蚁拒之于门外。

一切准备就绪，已过去了整整一天时间。此时，旷野里已充满蚁群迫近的先兆：大群鸟儿惊慌地鸣叫着，向亚马孙河对岸飞去；凶猛的美洲豹和它们的捕食对象——猴子，一起四处逃窜；平日视为冤家对头的鳄鱼和大蟒蛇，在相距不远的亚马孙河水面上，奋力向对岸游去……

第三天早晨，瞭望哨发出了警报。人们潮水般地向居住

区的边缘涌去，站立在注满了水的排灌沟旁，注视着在森林边缘挪动的大群黄褐色恶魔。蓦地，森林中窜出一头母豹，它在离排灌沟 30 米的地方倒了下来。在蚂蚁的啃咬下，它挣扎了几下就呜呼哀哉了，很快便成了一堆白骨。

一小时后，蚁群走近了。人们这才看清楚，那是一只只有半个拇指大的劫蚁。蚁群走到注满水的排灌沟前，很快就向两边散开。它们以沟为界，把居住区包围了起来。顿时，居住区成了“褐色海洋”中孤悬的“半岛”。幸好居住区的一面是亚马孙河，人们还有一条退路。

人和蚁隔着 20 米宽的排灌沟，默默地对峙着。突然，蚁群开始进攻了。它们一只叠一只，像叠罗汉似地叠起了近 2 米高的蚁墙，然后上面的蚁居高临下地跳下去。可是，它们没有跃过沟去，而是跌落在沟水中，被抽水机抽上来的水流冲进了亚马孙河。

近中午的时候，蚁群停止进攻，全部后撤了。可是，太阳刚偏西一点儿，它们带着许多树叶又卷土重来。树叶有什么用呢？人们正感到疑惑不解，只见一些蚂蚁已爬上树叶，而另一些蚂蚁则把树叶拖下水去。哦，树叶成了蚁群的“登陆艇”。一时间，千“舟”竞发，无数“登陆艇”向居住区开来。然而，区区树叶怎么抵挡得住强大水流的冲击，它们被掀翻，卷走了。成堆的劫蚁葬身于亚马孙河。

夜幕笼罩着拉脱维娜，蚁群又停止了进攻。热带的晚风是很猛烈的，天快亮时，给抽水机供电的电线竟被大风刮断了。人们还未查出故障，蚁群又开始了新的进攻。在这个关节眼上，由于抽水机断电，水抽不上来，一段排水沟迅速干涸了。劫蚁乘机像决堤的洪水，从这段沟涌过来。在来势凶猛的蚁群面前，守卫者被迫后退了。